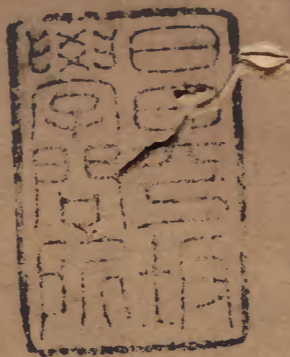


鴻書

九十八之百四



			三	漢
		九	〇	書
	一	〇	〇	門
二	四	三	〇	類
〇	架	函	號	

庫 閣 文 內			
三		三	漢
〇		〇	書
七	一	五	〇
〇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庫 閣 文 內			
番 號	漢	3050	
冊 數	20	(19)	
函 號	367	5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第九十八卷

紀龐部一

兵畧

淺草文庫

湯之陰謀

守獸之具

車騎步獸

股肱羽翼

子產焚書

餓疾召兵

甲子曰興

殺一老卒

安反側

兵形象水

勿從勿攻

中興十策

將禮

勇夫

臨安疏

都金陵

聯屬兩京

虎牢關

大同城

遼東三岔山

得算之少

荊州用武

國初兵制

五刑九刑

荒畧

黃帝問歲

大禳

三年九年

三登曰太平

陰沴陽過

禁未作

呼庚癸

寒後傷民

傷民傷農

倉窖貯粟

數年三益

壞墻不築

升平登平

貸米

麥秀蠶老

瘞蝗

調抹百姓

大臣之器

沃塹毀木

食芋度凶

荊州失險

宣城十六圩

不煩海運

大水

大旱

蝗灾

歲饑

九十八卷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八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太史湯賓尹刪正

紀龐部

兵略

有夏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管子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爬者是其子戟

也簦笠者是其兜鍪也鑣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雞狗
者是鉦鼓也

太平御覽

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戰所當幾何公曰車者
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强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
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
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
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
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
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
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

一里各逐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
寸以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
縛乘旌旗力谷入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
可不厚也

太公六韜

武王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
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
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
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
總覽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
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

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
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
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
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
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
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
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溝塹治
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
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
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

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二軍使冒難攻銳
無所疑慮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
觀敵之意以間諜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
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
主計會二軍管壘糧食財用出入

六韜

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
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
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
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
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

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左傳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

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

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

成東邊荆人輟行

經濟類編

唐太宗問李衛公曰卿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

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宋武

以徃亡起兵曰我徃彼亡必克之尉繚子曰黃帝以德

守之以刑罰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庸將泥

於術數是以多敗

唐典

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

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遁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白孝德

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侯晞軍士入市取

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槊上植市門

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徃解之選

老蹇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

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

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縱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

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

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

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

譚寶錄

郭威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濤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悟從焉

五代書

孫子曰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

常形

十三篇

用兵之說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缺窮寇勿迫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武經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耻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其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各豪傑當待之以

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
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
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
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
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
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
會求進擢為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
為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
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鶴林玉露
軍讖曰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幙未辦將不言倦軍竈

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
禮

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故良餌之下有懸魚重
賞之下有勇夫 政鑑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
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
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
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
闔於長沙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闔於揚州責長沙
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為眾

乃足以抗敵約日取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

宋史

都金陵者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為

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欲聯屬兩京以制天下於揚州臨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寧為之要轄其聯屬揚徐而執其中則淮揚為之要轄臨為梁冀青兗之會揚為江淮汴海之交徐為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虎牢關潼關誠為險塹能

以寡過衆然貼隣大河若踰河避險而出則關無恃於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潼關不守蒲州烏乎用其險○大同城羣貨所聚力商命存且藩殿森立守勢益奮故韃虜屢圍不能破

冀越通

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多草木魚鮮之利俱棄與朶顏二衛隔絕東西增費堡戍若自宋家堡直西過鎮遠關截守原是本等形勢不知當時何以分爲二城○蘄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壩之上腴連雲夢之巨藪古豪傑有取焉然非宅中圖外之地其水要不如武昌其險要不如襄陽其路要不如荊州東漫廬安則退

無歸東中阻江湖則江西不爲用肘腋之勝殊非所以成大此陳友諒所以得筭之少○大勢無襄陽則荊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得以奠枕

冀越通

國初兵制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設一行都司爲五內外衛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

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
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
二人小旗十人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本朝之兵制也
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小無少弛軍伍不無空缺
朝廷非不時加清勾法司亦謫有罪者爲戍而終不能
復國初之舊矧老弱坐食甲兵朽鈍驅之禦敵無足當
衝如昔年達虜屢犯畿輔倭寇深入淮揚有能鼓陣撻
鋒而與之一角者乎及調發外兵必至騷動是養兵適
困於兵矣且驕悍悖逆有事調發適足以增內顧之憂
如昔年大同撫臣失於撫馭南京給糧稍不如期輒敢

羣起而噪呼殺大臣而辱主帥邇年浙江亦有兵變豈
非紀綱之大壞者乎後雖殲彼渠魁撫安如故而體統
已壞是制兵反以制於兵矣馬端臨曰宋兵雖多劣弱
而不可用唐兵雖多驕悍而不爲用今日兼有其弊矣
議者謂朝廷法綱嚴密於廟堂而恩威闊畧於邊境欲
求諸邊之激勸不可得也故主帥法令廢弛徒爲玩愒
偷安之計撫臣因循待遷初無久安長治之策此兵務
之所以日墮軍威之所以不振士卒之所以無禁外患
之所以歲有也當事者可不爲之所哉大都我朝兵制
有虛名而無實用徒煩民而無能衛民蓋祖宗立法衛

軍臨陣殺傷數多者往往將坐失律以故軍丁藉是皆坐食而不習武弱者安於偷惰而不堪用强者敢於驕悍而不爲用則歲給糗糧徒費民之常供而已且役之允糧則勒增暴橫不可名狀諺云軍強民弱豈虛語哉第允糧則強遇敵則弱胡強弱不侔如是安得雄才爲國之臣抑其驕悍之氣振其偷惰之習俾卒伍樂於習武而臨敵足以制勝乎昔武宗南幸留都司馬喬公宇先期訓練卒伍坐消江彬不軌之謀孰謂兵果無用皆冗食哉顧制馭何如耳

滴露漫錄

下是故剽削拯黥蚩尤始也唐虞遵之收孥赤族秦法也漢魏以來遵之漸而五刑九刑其屬三千律令三百五十九章至成罪決事萬三千四百七十二間有輕刑恤民之主而無將明廣宣之臣曷繇刑錯而兵寢與

荒略

黃帝問師曠知歲之苦樂善惡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歲欲苦苦草先生歲欲惡惡草先生歲欲早早草先生歲欲雨雨草先生歲欲疫病草先生歲欲流流草先生甘草薺也苦草葶藶也惡草水藻也旱草蒺藜也雨草藕也病草艾也流草蓬草也

草木子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
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
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
不祠此大祲之禮也

墨子

凡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
菜色○三載考績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
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

王制記

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脩
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禍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截江

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
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
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
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
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而作五
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
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管子

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蒞兮余無所

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已粗則有已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則諾

左傳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

抱朴子

魏李瑰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平糴者必視歲有上

中下熟大熟則糴二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

截江網

當秦之覆敗時於時豪傑之士爭取金玉唯任

氏子獨爲倉窖貯粟後穀食萬錢於焉金玉寶貨盡歸

任氏

獨異志

晉主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取數種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

嘉謀錄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
不時其墻枉而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
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美文侯出其僕曰君
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
之美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
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
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
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二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
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古隨筆

堯湯之時二年耕餘一年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三年
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平

兔園策注

後周淮南饑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
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
其必償也

史抄

唐高宗時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賑給侍
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
廢不少旣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繁擾伏望
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謚等遂不行

蠡海集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

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衆多除不可
盡明皇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
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
成灾明皇乃從之盧懷慎曰殺蝗太多恐傷天和崇曰
昔楚莊吞蛭而疾愈叔敖殺蛇而福來柰何不忍於蝗
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大唐新語

唐憲宗四年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南兩
浙荆湖襄鄧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
中用帛乙疋皆籍其數唯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
識此意勿効潘孟陽殫財酣飲遊山寺而已

山堂肆考

唐景隆八年鄭州三鴉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
相沃須臾有大蛇約大十圍張口仰天人或斫射之俄
而暴龍驟雨漂溺數百家

五行志

時天大旱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
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譟之昔歲嘗然農利
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
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幅目曰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
旱曷爲天旱蹇陽四凶下土祗敬惟六七歲黎民不饑
曷爲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爲時厲曷
爲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爲陰

唐文粹

貞觀時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爲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勅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唐紀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綱鑑

唐德宗時或言韓滉聚兵脩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脩城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柰何更以爲罪乎上曰外議洵洵卿不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郎不敢歸省正以謗語騰沸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匪私於滉乃爲朝廷計也方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蚤下臣章以解朝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卽下泌章令臯歸覲而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信關中之

糧宜速致之臯至滉感悅卽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游聞之卽貢米二十萬斛會劉洽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日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之慚懼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卽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唯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朝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史綱

唐末岐梁爭長東院主者知其將亂日以菽粟與泥爲土整附而墁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爲狂亂旣作食盡樵絕民所窖藏爲李氏所奪皆餓死主沃塹爲糜毀木爲薪以免隴右有富人豫爲夾壁視食之餘可藏者乾之貯壁間○又閣皂山一寺僧甚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泥造塹爲墻後遇大饑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塹以度凶歲

國憲家猷

海墮乃荊州北險築引水作三海綿亘數百里又爲八匱蓄泄水勢今盡占爲民田非惟失荊州之險其地十年六七澇苦於無所瀉渚

輿地乘

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十六圩故堤峻薄遇衝決則水

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為患知府陳灌後築堤廣厚加舊
數倍又伐巨石作水門以時蓄泄民至今賴之 國憲家

元順帝時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
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利
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
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
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
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
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

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
名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
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
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經濟類編

第九十九卷

紀龐部二

訓身

可惜

即安

騎看掉臂

磨堯堅

隨時好

受牛卻金

中庸二字

咬菜根

六恐

昏眼為拭

善人可親

推易觀人

八始

長波淺照

隨時

第一好人

狂說

訓家

鳥書

卷九十九目錄

昨日今日

先人遺體

千萬年計

堯水湯旱

勿輕小事

安貧

當苟者迷

擇術宜慎

消長之理

詩書勤儉

舉一佳話

生計身計

虧兩家

戒飲

輪迴

人有生計

創家享成

前哲軌儀

卷九十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九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太史湯賓尹刪正

紀龐部二

訓身

翊聖真君云今日明日可惜可惜大限到來有何功力
使不得口頭言用不得紙上墨十方諸聖點頭時此是
學人真個得脉望

魯語云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而
後即安國語

朝而趨市駢肩相摩暮而過市掉臂不顧非朝貪而暮
廉朝有所求而暮無所求也

戰國策

昔武王問五帝之誠於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誠曰吾居
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磨甦堅
慎勿言故孔子於易傳著慎言者十二於論語著慎言
者十五於戴禮著慎言者八亦既倦倦矣老氏猶譏之
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
辨閎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蓋言之流禍深
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嘻危哉

筆談

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而解下裳墨子見

荆王而文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所好也

劉子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贖
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
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

列子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必
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寓諸
庸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真西山論菜曰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
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
味若士大夫知咬菜根則必盡職分之所當為而周恤

民隱百姓何愁無飯喫見聞搜玉

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觸者人犯我也二曰忍辱辱者人陵我也三曰忍惡惡者我憎人也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而發之輕也六曰忍欲欲者貪而不知止也此六忍者戒之一身則一身安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已之間則所遇皆安而寡悔尤矣長水日抄
寒簷積雨抖搜無悰得書而讀之昏眼為拭天祥落落白雲間一疇春綠自飯吾犢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褒惜所蒙吾言過矣文文山性

邵康節常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踈未能遠不可急去

宋儒朱熹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為觀人之法曰凡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若依阿澆恣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蟲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於此

超然居士日用八如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靜重如

須彌深廣如大海無住如虛空隨順如流水榮辱如空
花寃親如夢幻 善誘文

東逝之長波西垂之淺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風
裡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月之電光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為隨時古人是因那
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
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便傳道垂訓皆隨時
非隨俗也

有語曰隨你是天下第一好人必有一篇不好文字送
歸林下隨你是天下第一不好人必有一篇好文字送

歸地下此語千古墮淚

長者言

獸有猿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猿爬搔之不休成
穴虎殊快不覺也猿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奉虎
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猿也愛
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痛發跡猿
猿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謂邯鄲挾瑟
而倡者類之於是乎寧獨一倡哉 申瑤泉猿說

訓家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
如金城

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
之爲累亦已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
人多不舉女賊其骨肉豈有如此而望福於天平顏氏

家訓

丘寺丞訓誡一日之計乞丐卜祝一月之計童行奴僕
一時之計管絃歌曲一年之計牛馬駒犢五年之計桑
棗材木七年之計文章修讀十年之計進取官祿三十
年之計養生謹獨五十年之計行氣絕穀七十年之計
布惠修福百年之計無營無欲千萬年之計爲金爲玉

博聞類纂

殺人者死法也庸醫殺人不死猛將殺人不死酷吏殺
人不死法在乎又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
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又曰東家富財車馬
接踵西家富德風雪滿門事情之顛倒如此樵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
輕小人小人賊國蘇奐詩曰一女不得織萬方受其寒
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文海披沙

司馬徽戒子聞汝充役室人懸磬何以自辨論德則吾
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安貧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之謝晦

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胤之敗其叔知之韓侂胄之敗
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
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
其友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婿知之
潘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於主父偃蔡京之敗則已亦
知之然而終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羿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祖善御女致壽而卒以晚妻
妖淫敗道而死蘇秦游說而卒以口見刺扁鵲善醫而
卒以醫亡身郝雍善視盜而卒身死盜手黃公以赤刀
制虎而卒爲虎所食費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爲鬼所殺

陳暄以狎致位而卒以狎悸死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爲
龍所掀身如裂帛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語曰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可不慎文海披沙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此不足
處便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此亦消長之
理有識者母然怨尤調言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
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
也戒之哉草木子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

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盆坐不橫股何也其孫女方七
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鶴林玉露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
率十歲爲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
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
問津名利之強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
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
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
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
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韜而藏如蚕作繭其

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
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清夜思之不覺悚
矣

今之州縣吏多行不恤之政筭來只虧得兩家上焉虧
得官家下焉虧得農家

類纂

戒飲者曰喫酒二升糴麥半斗磨麪五斤可飽十口又
曰買肉一斤值米五升一日之計可活五人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
道輪迴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爲身計二

十至三十以上為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為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為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為死計中間擾擾營營或追憶其既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攘內則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為周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驚而不止滅穀求羊多岐路而終亡

白醉瑣言

有福有智能勤能儉創家者也有福有智不勤不儉享成者也無福無智不勤不儉敗家者也

經鉏堂

縉紳之家婢妾多足以漁色而不足以養壽命之源僕

隸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宅多足以示侈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武侯之醜婦荆公之蹇驢蕭相國之不治垣屋質諸前哲無非軌儀凡爾君子何莫由斯

林居漫稿

劉氏鴻書九十九終

洪書

第一百卷

紀龐部三

養德

人情不美

辭祝

三緘銘

粗耒良田

不喜殺

蟹山蓋脚

韓真人

五瘡

無用之用

內守內藏

伊吾聲

殺戮之報

養生

養耳養目

舉箸服藥

多喜多怒

傷心損血

當肉當車

有少趣

鳥書

卷一百目錄

欣然會心

下衣上食

十觀

養氣

慈父

非凡人

化為天子

如一夢

夷堅志叙

道不負人

欲界仙

福生德生

守財神

卷一百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一百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紀龐部三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養德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
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
衰於君人之情乎惟賢者為不然荀子

華封以壽富多男子祝堯堯皆辭之曰多男子則多懼
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莊子

孔子觀周見太廟右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之福根也曰謂何傷禍之門也綱目

陸士龍輩以洪筆爲粗末紙札爲良田玄默爲稼穡義理爲豐年談論爲英華忠恕爲寶珍文章錦繡蘊藻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室宇修道德爲廣宅

東坡曰余少不喜殺生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

幸得脫遂自此不殺一物有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烹煎也非有所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達生錄

宋泗州書生趙璧赴京應舉其妻已亡後璧及第還離家十里許見亡妻在路傍哀告甚切云在生殺害物命每以酒醉蟹恣意食噉自死之後准閻摩天子勅驅入蟹山羣蟹鉗其眼目遍身流血晝夜受苦又生前不合吐酒餘殘飲剩盞脚陰司積聚五石九斗七升五合使奴陽壽先減一紀又受三七日大地獄苦再准王勅差

獄吏監奴賣酒以俟無常鬼追到亡魂俱勒來買却就
奴身上刺血應買升合務補填原數足日別受地獄今
聞夫主榮歸特來哀告陰府深敬書寫金剛般若經乞
將奴房奩變賣爲寫得七卷可拔地獄之苦壁諾之到
家卽便捨財請僧寫經方了兩卷一日爲妻展墓忽見
一老翁自稱山神汝妻承寫經功德上升天界地下不
復見矣

問羊集

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爲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世多
傳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埽下一龜未幾死而
還魂云爲龜訴於陰府力自辯龜數敗埽以其職殺之

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爲真人韓氏家傳載
其事裕陵所宣諭乃不疑且殺一龜猶能訴而况人乎
避暑錄話

宋梅公摯官嶺表著瘴說其略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
剝下奉上此租稅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
之瘴也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
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妻妾以娛聲色此帷薄
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
輦下亦不能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不知而歸土瘴不
亦謬乎

簷曝偶談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剪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生註

悲則兩淚辛則兩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心之所欲氣
之所屬無所不育邪苟為此正必為彼是以大人節悲
辛誠憤怒得灑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
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為珠玉之房

生註

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落子聲雨滴堦
聲雪洒牕聲煎茶聲作茶聲皆聲之至清者而讀書伊

吾聲為最

經鋤堂

三

五代之君恣行殺戮視人命如草芥今日赤某人族又

明日赤某人族而欲望社稷之久可乎故梁自高祖朱
全忠於開平元年革命在位凡六年而為其子友珪所
殺友真復殺友珪而立又十年而亡國唐自莊宗李存
勗於同光元年革命在位纔四年而邈佶烈擁兵向京
師存勗遂為郭從謙所殺邈佶烈既立是為明宗在位
甫七年而其子從榮作難遂至不起既而從珂殺從厚
又三年而契丹立晉自高祖石敬瑭於天福元年革命
在位凡七年而其子重貴立又四年而為契丹所滅漢
自高祖劉知遠於晉開運四年二月革命知遠次年正
月丁丑逝世其子承祐立又三年而其國亦破周自高

祖郭威於廣順元年革命在位凡四年而柴榮立是爲世宗雖能於五六年間取秦隴淮右復三關然亦果於殺戮故亦不旋踵而斃始自唐末至於國初上下凡五十餘年而天下爲梁爲唐爲晉爲漢爲周國命凡五革陳洪進初與張漢恩爲留後左右將從効死洪進推漢恩爲留後而已爲副使漢恩老且悞洪進實專其事一日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然不能害公者蓋公當爲此河主且人有千錢之祿者尚不可害况王者而可害乎但坦然任運則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善之報

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爲然凡帥衆十六年不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恩得以壽終行雲聞而嘆曰陳氏五侯之報今於此而定矣及洪進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爲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顥文顯皆爲諸州刺史是爲五侯一如行雲之言

樂善錄

養生

流水之聲可以養耳青禾綠草可以養目觀書繹理可以養心彈琴學字可以養指逍遙杖履可以養足靜坐調息可以養筋骸

襟志

五穀五蔬以養人魚肉以養老形苦者饑渴為主病四百四病為客病故須食為醫藥以自扶持是故知足者舉箸常如服藥

薛文清語錄

多喜則傷血多怒則傷脉多笑則傷臟多愁則傷心多念則志散多樂則氣溢多愛則迷亂多惡則憔悴多憂則志昏多思則神怠多事則勞形多言則耗氣

孫真人

用後經

久視傷心損血久坐傷脾損肉久卧傷肺損氣久行傷肝損筋久立傷腎損骨久聽傷精損神

夷門廣牘

晚飡當肉緩步當車無罪當貴無災當福莫飲卯時酒

莫飡申時食避風如避箭避色如避賊

顏蠲論

東坡云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有少趣

外紀

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心遣小奴挈瘦尊沽白酒嚼一梨花磁瓊急取詩卷快讀一過以曠之蕭然不知在塵

埃間也

誠齋雜記

湯東谷語人曰學者居中等屋衣下等衣食上等食何者茅茨土階非今所宜瓦屋八九間僅藏圖書足矣故曰中等屋衣不必綾羅錦繡也夏葛冬布僅適寒暑足矣故曰下等衣至於飲食則當遠求名勝之物山珍海

錯名茶法酒物物備庶不為凡流俗士故曰上等食揮

塵談

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皆妄非
真譬如泡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見前一時不能排遣
便宜尋一暢快事令其釋然所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
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間反
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庭
和順朋友契合無交調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
常使有悠然自得之趣而畔援欣羨寂然一念不生七
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慾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卧惟期

自適無以自強八也覓高朋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九

也毋以病為苦毋以死為患常令胸次寬平襟期灑落

十也白醉瑣言

一少言語養肉氣二戒色慾養精氣三薄滋味養血氣

四嚥津液養肺氣五莫嗔怒養神氣六美飲食養胃氣

七少思慮養心氣老君言

彌陀實眾生之慈父是以纔稱寶號已投種於蓮胎一

發菩提即標名於金地淺信不持大愚大錯堪嘆時逢

末代多有邪見迷流貶淨業為權乘嗤誦持為麤行豈

非耽溺火宅自甘末劫之沉淪乎蓮宗寶鑑

佛說世間人民得聞阿彌陀佛名號若慈心喜悅志意
清淨毛髮聳然淚卽出者皆是累世常行佛道非凡人
也若不信佛語不信念佛不信往生皆從惡道中來餘
殃未盡愚癡不解故爲汝等說此大法令見阿彌陀佛
及其國土 正法難聞品

野狐尚聽百丈法螺螭猶護金剛經十千游魚聞佛號
化爲天子五百蝙蝠聽法音總作聖賢鱗聞懺以生天

龍聽法而悟道彼物尚能領悟况人可不同心念佛金剛科儀

人生時種種事務無不掛懷一旦大限到來盡皆拋去
雖我此身猶是棄物况身外乎靜言思之恍如一夢古

人有言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萬般將不去唯有業
隨身業者謂善業惡業此皆將得去者豈可以不淨土
爲業乎有了明長老爲衆普說指此身而言曰此爲死
物其內鱗鱗地者爲活物莫於死物上作活計宜於活
物上作活計予深愛此語凡貪種種外物以奉其身者
皆是死物上作活計也 淨土訣

治亂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
亂其逆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
治之於是乎爵於朝戮於市播於大誥而鑄於刑書人
亂則天治之於是乎翼於無形呵於無聲錫奪其貨基

而延縮其壽天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故彞倫所以常
存而乾坤賴以不毀也人之爲治也顯而易見天之爲
治也幽而難明畧其易見而表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
由作也

夷堅志啟

郝大古曰道不負人人自負道日月不速人筭自速勇
猛剛強不如低心下氣遊歷高遠不如安靜養素圖名
逐利不如窮居自適飽飫珍羞不如粗糲充腹羅綺盈
箱不如布袍遮體談古談今不如緘口忘言逞技誇能
不如抱元守一趨炎附勢不如貧窮自樂懷怨記讐不
如洗心悔過較長量短不如安心自怡道烝綿綿行之

得仙得意忘言自超太玄

清穆妙論

陶弘景曰山川之美自古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
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備美曉霧將歇猿鳥
亂鳴夕日欲頽沉鯉競躍實爲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
來未有語其奇者

序古名遊

越人王冕當天大雪赤脚上潛岳峰四顧大呼曰遍天
地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當仙去

福生於清儉德生於卑退道生於安靜命生於和暢患
生於多慾禍生於多貪過生於輕慢罪生於不仁戒眼
莫視他非戒口莫談他短戒念莫入貪淫戒身莫隨惡

伴無益之言莫妄說不干已事莫妄爲默默無限神
仙從此得饒饒饒千災萬禍一齊消忍忍忍債主冤家
從此隱休休休蓋世功名不自由尊君王孝父母禮賢
能奉有德別賢愚恕無識物順來而勿拒物既去而不
追身未遇而勿望事已過而勿思聰明多暗昧笑計失
便宜損人終有失倚勢禍相隨戒之在心守之在志爲
不節而亡家因不廉而失位勸君自警於生平可嘆可
警而可畏上臨之以天神下察之以地祇明有王法相
繼暗有鬼神相隨惟正可守心不可欺

洗心說

某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
方入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
可睡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曰
察院深密汝何人敢至此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也
待君久矣予曰金何在神指座下視座下果有白金千
兩因語之曰我爲御史如何將此物行能爲我送歸否
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及至
復命時有同年某主事丁憂在家因以保舉一官爲言
曰謝禮五百金請公受二百金予難之主事曰不受是
欺我否則亦忘也予不得已乃受歸家數日辦三牲夜
靜將禱前事則原神復至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則

曰前某主事金是也悚然愧謝未嘗告人今年八十為君洩此以見定分有數耳鄧因語幕僚鄭彥充鄭詰御史主事姓名則曰過當為人掩况子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戌年也閩然錄

劉氏鴻書卷一百終

第一百一卷

紀龐部四

稽踪

帝王異號

古臣異號

古將異號

輪迴事

道宦

僧宦

僧道進士

僧拜大位

道拜大位

內職將相

闈豎宦

女官

女子男官

女執國政

女作男子

紀異

紀同

空桑氏

蘓秦嘆

東陽女子

翟公門

鴻書

卷一百一目錄

文君琴操

與相如書

為相如誅

任安田仁

霍仲孺

人生有命

武侯妻

蕭國師

穆廟事

海忠介與司馬同

鴛湖先生

卷一百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一百一

宣城劉仲達纂輯

紀麗部四

太史湯賓尹刪正

稽踪

帝王異號三家

皇三

五泰

帝五

天靈望獲

皇天

岳鏗

皇地

九皇氏

兄弟九人

愷胡洮

皇並人

古皇大巢氏始君

巢氏三有

遂皇

皇燧

史皇

蒼頡

泰皇羲皇

皇並人

方牙庖犧

皇太

女皇女希媧皇

媧女

栢芝

釐連釐蓄

昆連

赫蘇

赫胥

權大

皇天

農皇帝魁烈山氏連山氏

四神農

歸藏氏帝鴻玄律

皇三

窮桑氏白帝

皇少

犧軒

軒伏羲

炎昊

炎帝少昊

軒唐

軒堯

玄王

契

祝誦祝融

祝融

豨韋几遽

古二

帝 蠶叢魚鳧 二古 祖龍 始 灞上真人 漢高 銅馬帝 白 水真

光 聖劉天王 陳聖劉太平皇帝 漢哀 躍馬皇帝 公孫述 大耳

兒大耳龍 先 鼠子 魏文帝謂孫權 解事天子 隋師都 天可汗掃國

真人 唐太宗 天皇 唐高祖 應天皇 唐中宗 金輪皇帝 武后 兵丹

上聖 唐憲宗 小太宗 唐宣宗 玉環天子 楊貴妃 文佳皇帝 唐女子陳

真兒皇帝 晉石敬瑭事 田舍翁 宋高祖 太平天子 宋太宗 來和天

尊 宋真宗 赤脚大仙 宋仁宗 捉雞漢 宋光宗 浪子皇帝 教主道

君皇帝 宋徽宗 無愁天子 北齊後主 花項天子 獨眼龍 後唐李克用

黃須天子 魏咸王 瞎兒天子 晉時童謠云當見瞎兒作天子不久趙王倫篡倫瞎

禿瘡天子 趙光遠頭禿欲謀反人笑之曰安 廢人天王

晉燕王盛 壯烈天王 姚萇諡符堅 天上大仙 周太祖郭威 劉氏祭酒 漢吳

工鼻 蕭間大夫 劉鋹自稱 黃口小兒 文襄帝 李天下 後唐莊宗自呼 北方

小堯舜 金主璟 巨公 漢武時有老父牽狗曰吾欲見巨公指天子也 盧修 楚王 素王

孔子 日沒處天子 倭國稱 日出處天子 倭國自稱 白板天子 無

者 古臣異號 風流宰相 謝安 救時宰相 姚崇 清白宰相 杜衍 小車

宰相 田于 五分宰相 胡氏謂 真宰相 太宗稱 風力相

國 楊素 真漢相 王商長八尺餘容貌絕人單于來朝 通明

相 翟方 真宰相 隋高穎唐魏元 貧宰相 龐穎 任職相 陳

和 高 伴食宰相 盧懷慎 宰相器 王 將相器 王 聖相 李沆又李

度計相張儒相元王真相皮日休內相陸贄王黑王相王

公尹繼倫黑頭三公諸葛折臂三公羊祜又曰跛魚頭王

叅政魯宗一代宗臣蕭何三代遺直魏徵三代遺才孔社

稷良臣裴江左夷吾王紗籠中人李有脚陽春唐宋璟在施

恩時人楊清白吏震真聖人李柱石臣王白衣夔崔大忠張

冠大雅王小杜杜亦為將相杜後杜審青錢學士張

碧山學士張瘦羊學士甄小笏學士楊小兒學士宋斗宋

酒學士王東頭學士唐北門學士劉八磚學士唐

程真學士王真侍講文真馬御史桓落鵬李

御史高金珠御史王鐵面御史趙鐵肝御史東天劉

子御史羅白衣御史陳無官御史神黃沙御史高

友光南鷄北鶯崔老虎崔皂鵬御史王三豹唐黑豹李

全交白豹王○太平官府唐一路福星鮮社稷之器于

璇真刺史賈鐵脚刺史唐○紫馬太守謝折臂太守劉

川布政犯王白虎吏業○紫馬太守謝折臂太守劉

天下長者孟水晶燈籠張照天蠟燭田鐵面少府元

休楊良二千石柳真太守劉好知府張獨立使君張

裴使為河裴霹靂手裴鄭開門魯強項令董齋馬令董

唐馬元聰明尉魏千里眼楊楊鐵鎗楊健令李齊馬令李

聖傳僧祐與子琰皆聖君曹余佛余神鮑父德慈父宋

房彥謙神君唐智明魏慈母辛公賈父賈彪召父召信杜

父杜預杜母杜詩金佛宋金卧虎蕭惠開卧彪李崇白身判官

楚令狐三不開馬胤孫旱母梁崔胡蝗石勒○十錢主簿智慶折竿

主簿程顯入鐵主簿許慎短主簿王珣裏頭水祝天著脚琉璃

和○真古司直毛玠真社稷臣蕭瑀真義士讓真忠臣王常真

君子王友真賢人荀攸真鐵漢劉器真諫議唐蕭鈞真諫官李景

伯真鹽鐵陳恕真吏裴日休鐵補缺唐貽德玉界尺趙光逢盡力

吏司寇白馬生張堪清河公楊素白鳩郎徐憲甘棠港閩主

號甘棠港列大夫荀况玉笋班唐蔣凝阿龍超王導解事舍人

齊三閭大夫屈原掌王了了令史戴法興南官眉目涉溪儒

吏倪寬顏彪顏延之行秘書唐太宗出門有司請載副書

也秘書冰蘖聲飲水食蘖言宋豪強熱服朱博連底清連底清

郎清卿並袁彥修

伴飯指揮使五季軍頭乳虎甯成爲中尉蒼鷹鄧都爲

人號屠伯嚴延年小狗荀純苟多田翁盧從愿饑鷹侍中盧杞

蘇杠佛蘇監察麻胡石勒將性暴險有兒啼即止

舌將異號大樹將軍馮異紫髯將軍孫權嫖姚將軍霍去病伏

波將軍馬援智勇將軍蘭欽白馬將軍龐德黑稍將軍南宋于栗碑武

藝絕人又百番叅軍紂暹熊虎之將關羽神通大將李唐

業嗣中興名將周助吳國大將魯肅落鷗都尉北齊斛律光白馬

長史

公孫贊

射鵬都尉

北魏秦王幹

江表虎臣

吳徐盛

黃鬪少

年

果關西男子

常叔裕

真將軍

周亞夫

真純臣

李勣真將

飛將軍

李廣為北平太守

娘子軍

唐太宗妹平陽公主頌

肉飛仙

沈光

分身將

疾雷將

鄭畋

超人

韓果

薄地鴉

呂彥德

小由基

地上虎

高昂

朱落鴈

梁朱漢賓

祭征虜

祭遵

嬰鑠翁

一各柴

武行德

飛將

呂布

猛將

賀若弼

闔將

騎將

賀若弼

飛豹

晉王弼

癡虎

許褚

韋虎

南八

南嶺雲

黑宇

宇文忠

迴落

北齊人見之而避

虎

鷓軍

李克用

蕭娘

梁王宏

呂姥

呂僧珍

陳姥

福將

王欽若

邊菩薩

邊鎬

天公將軍

又大方將軍張角

地公將軍

彌天將軍

張漢純友

宇宙大將軍

梁侯景

九虎將

衝天大將軍

黃巢自號

淮海長鯨

侯景

襄陽短狐

蕭譽

輪迴之事

正史載羊祐前身為李氏子

若此類見于紀

載者不可勝述

余聊記古之名人數條于此

蔡邕是張

衡後身

商芸小說

顧總是劉禎

玄怪錄

邊鎬是謝靈運

玉壺清話

嚴

武是諸葛武侯

代醉編

韋臯亦是武侯

宣室記

房瑄是未禪

師

東坡詩序

韓滉是仲由

神仙感遇集

范祖禹是鄧禹

家傳

劉沆是

牛僧孺

事文類聚

張方平是瑯琊寺僧

冷齋夜話

東坡是五戒和

尚

新話

史彌遠是覺閣黎

隆山雜志

馮京是五臺僧

孫公談圃

真

鳥書

卷一百一

五

紀麗中

五

五

五

西山是草庵和尚癸辛雜誌外集黃山谷是洛陽誦法華一女

子春渚錄趙鼎是李德裕宋高宗是錢鏐坦齋筆錄王十朋是

族叔之師嚴伯威梅溪文集又王自有詩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裡還同夢裡時僧教我名

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王安石是秦王貴耳集岳

陽王蕭譽是許玄度詢寓簡袁滋是西華坐禪和尚逸史至

本胡尚書淡是天池僧王新建守仁是入定僧皆彰著

者也天都載

先為道士仕宦者唐侍中魏徵丞相盧程先仕宦後為

道士者唐禮部侍郎賀知章又河南叅軍鄭銑朱陽丞

郭儼舟以獻詩罷官度為道士○先為僧而蓄髮仕宦

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先仕宦而削髮為僧者南齊

劉勰梁劉之遴張纘宋饒德操皆名士也勰即著文心

雕龍者法名慧地一年而卒纘為執政方岳之遴官禁

秘以侯景亂削髮尋皆為湘東王所醜死又北魏元大

興以西河王衛尉卿削髮名僧懿宛委餘編

為僧為道而舉進士者唐劉軻前後仕宦而中為道人

者梁伏挺為行者唐徐安貞挺安貞皆以居官有罪懼

發故也○由僧徑拜大位者唐左衛大將軍梁國公懷

義元太保叅議中書省劉秉忠明太子少師姚廣孝懷

義嬖倖不足言秉忠廣孝皆名臣廣孝不蓄髮不婚娶

○由道士徑拜大位者唐嵩山于什方爲正諫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葉靜能爲國子祭酒鄭普思爲秘書監尹愔爲諫議大夫仍以道士服治事明邵元吉爲禮部尚書陶仲文爲少師恭誠伯○有內職而移爲將相者中書令樞密使漢官兼內外人者將行卽大長秋有內臣而真爲宰相者秦丞相趙高魏太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馮翊王宗愛唐尚父司空中書令博陸王李輔國南漢太師內樞密使龔托宋太師領樞密院事廣陽王童貫少保梁師成元大司徒頌中書左丞相李邦寧有儒臣而入爲內臣者太史公司馬遷爲中

書令有內臣而出頌儒臣者內侍監魚朝恩兼判國子祭酒南漢至狀元及第及雅士名儒俱先下蚕室而後得入用事抑何不幸也○樂邑初以天闈爲中黃門後陽道開通自言出列卿郡張平養子通於平妾因自割其勢後事符堅至大將封侯號萬人敵史不載其割勢事見十六國春秋楊素弟約少爲查所傷遂成宦者後爲內史令封郡公而無子樊叔畧長九尺被腐爲高氏給使殿省走周累典大郡封清鄉縣公謚曰襄見循吏傳

宛委餘編

女子爲女官者女侍中後魏元義妻胡氏齊高岳母山

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尚書魏明帝選知書
女子爲之女學士唐德宗朝貝州宋氏五女若萃若昭
若華若倫若憲陳后主時宮人袁大捨等女博士宋孝
武朝韓蘭英○女子爲男官者女將軍晉王廞起兵顧
深母孔氏年百餘以爲軍司馬廞復以已女爲貞烈將
軍唐行營節度許叔異以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
氏青州女子王氏歎血赴義奏授爲果毅陳女白頸鴟
爲契丹懷化將軍侍夫數十人○女子執國政者齊陸
太姬司綸縉者唐上官婕妤司史事者漢曹大家主兵
者唐平陽公主洗夫人○女子詐爲男子而有官位者

齊揚州議曹錄事婁逞唐昭義軍兵馬使國子祭酒石
氏朔方兵馬使御史大夫孟氏蜀司戶叅軍黃崇嘏楊
升菴詩話又有女校書薛濤女進士林妙玉濤乃稱謂
之詞妙玉宋女童應試封孺人

宛委餘編

紀異舜目重童子項羽目重童子文王四乳宋范鎮之
兄磁四乳磁子亦四乳大禹胸折而生老子剖左腋而
生項橐八歲爲孔子師漢書註卽達巷黨人長狄身橫
九晦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見公羊傳秦時翁仲身
長二丈三尺王莽時巨母霸身長一丈腰大十圍北齊
盧曹率其徒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皂脰

長丈六尺以爲二稍梁昭明太子蕭統五歲能徧誦五
經何遜八歲能賦詩唐權德輿四歲能賦詩漢韋賢子
玄成平當子宴父子宰相唐李吉甫子德裕崔慎由子
胤父子宰相宋呂夷簡子公著范仲淹子純仁父子宰
相張仲師長尺二寸見論衡周靈王生而有髭髯唐高
祖皇太后竇氏生而髮垂過頸宋呂文德魁梧勇悍足
長尺有咫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
夫人張僕射齊賢每食肥肉數斤宴客吏竊視投大桶
滿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八十一
而生成王魏崔琰鬚長四尺晉王育鬚長三尺前趙劉
淵鬚長三尺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淵子曜
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白眉鬚髯長五尺元胡
天淵髯長數尺國朝石亨鬚垂至膝梁羊侃用弓至二
十餘石馬上用六石嘗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
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執以相擊
悉皆破碎後魏奚康生驍勇絕人彎弓十石宋岳飛有
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甘羅十二爲秦相後魏闕
駟一飯三升乃飽唐忠義傳張興長七尺一飯至斗米
肉十斤持刀五十斤戰國廉頗一飯斗米肉十斤宋梁
灝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子固亦狀元及第漢高祖左股

有七十二黑子我太祖面具七十二星痣漢宣帝遍身
及足下皆有毛梁天監中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一十
二歲以家闕養猶挺叉行部伍普通中荊州上津鄉人
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
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後魏羅結一百一十歲爲侍中
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歸老又十年卒唐申州節度
使吳元濟山首燕頤垂頤鼻長六寸晉王司馬保體重
八百斤後魏楊大眼以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
矢馬馳不及隋開皇中始興人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
行五百里走及奔馬五代梁王彥章戰用二鐵鎗皆重

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漢干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漢
袁安自安及逢四世五公又楊震自震至彪四世太尉
唐蕭瑀自瑀逮邁八世宰相北齊王敬則兩腋下生乳
各長數寸又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仕至揚州
議曹從事梁武帝身映日無影爲兒時能蹈空而行梁
簡文帝髮垂委地讀書十行俱下漢光武讀書七行俱
下南宋世祖讀書七行俱下

新知錄

紀同周左丘明春秋時左丘明唐張說宋張說漢張儉
宋契丹張儉姚秦王猛陳王猛春秋王豹戰國王豹漢
吳祐元吳祐唐王溥宋王溥漢龔遂國朝龔遂春秋魏

相漢魏相隋李綱宋李綱漢李膺梁李膺陳王通隋王
通晉張載宋張載後魏王建唐王建五代梁王建漢吳
良國朝吳良唐王珪宋王珪晉張華南燕張華漢昭帝
時衛尉王莽漢末篡位王莽吳孫登晉孫登北齊王則
宋王則後漢王霸又隱逸王霸前漢丞相公孫弘後漢
虞延傳幽州從事公孫弘漢朱買臣梁朱買臣漢胡廣
國朝胡廣漢李廣北齊李廣戰國至歡晉王歡唐楊巨
源宋楊巨源晉李密唐李密晉王祥梁王祥吳劉基國
朝劉基漢楊雄隋楊雄梁侯景北齊侯景戰國工良漢
王良梁王志縱囚來歸隋王伽縱囚來歸唐太宗縱囚
來歸春秋臧文仲山節藻梲又管仲山節藻梲戰國田
單火牛宋王則火牛晉羊篇官清留犢唐時苗官清留
犢西漢石奮併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東漢馮楊八
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晉師曠食辨勞薪東晉牛鐸食
辨勞薪漢文帝前席賈生齊文帝前席蘇綽後周陸通
孝母湧泉出魚唐姜詩孝母湧泉出魚齊景公二桃殺
三士梁張纘一杯酒殺三士孟母三遷范蠡三遷戰國
馮驩焚券書南宋顧覲之焚券書漢孝武以術致李夫
人晉孝武以術致殷淑儀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
箸處又任愷一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唐太宗出宮女

三千人唐憲宗出宮女三千人唐文宗出宮女三千人
唐肅宗出宮女三千人晉中朝八達又中興八達漢張
綱單騎降賊唐郭子儀單騎見虜宋宗澤單騎降賊漢
陽王孫羸葬晉皇甫謐衣葬漢應奉有記性平生識半
面不忘北齊楊愔有記性平生識半面不忘漢曹娥尋
父溺江唐饒娥尋父溺江漢李固杜喬稱李杜又杜密
李應稱李杜唐李白杜甫稱李杜宋呂蕢登第娶瞽女
又劉庭式登第娶瞽女漢關羽單騎斬顏良南宋薛都
安單騎斬魯爽晉王子猷觀竹不問主又袁粲觀竹不
問主周老聃生而髮盡白元余闕生而髮盡白新知錄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兗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
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
少顛之居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則陳留矣路

史

蘇秦累投諸國不遇嘗嘆曰無慚賤而不羞貧後佩六
國相印果衣錦還鄉自言曰蘇秦未遇回家日衣衫破
碎形容醜父母見棄兄弟踈妻不下機嫂不有及其衣
錦還鄉日馬裝金鞍光彩逸父母出門含笑迎妻嫂見
時先跪膝蘇秦只是舊蘇秦往日何踈今日親自家骨
肉尚如此何況悠悠陌路人人皆歡悅嘆之錦帶賦註

漢書
十一
婁逞齊東陽女子也變服爲丈夫能棊解文義仕至揚州從事後事覺始作婦人服歎曰有如此技還作老嫗
崔惠傳

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漢書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往舍都亭臨邛中富人卓王孫爲具召之并召令酒酣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其詞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期今

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末爲妃交情通體心相怡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母感我心使余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旣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居貧愁慙以所着鷩鷩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旣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盍歸臨邛從昆季假貸猶足爲生相如乃俱至臨邛置酒舍令文

君當壚相如親著犢鼻禪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以爲
病乃厚給文君○文君與相如書曰春華競芳五色凌
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死漢宮有木彼物而
親嗟世之人兮瞀于媠而不悟再與書曰朱絃斷明鏡
缺朝露晞芳顏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飡母念妾錦
水湯湯與君長訣○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
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
改卒以此疾致死文君爲誄曰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
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劍伎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
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

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未託爲妃
兮不恥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
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
兮抑鬱不舒訴此凄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殞
其軀

彤管遺編

漢任安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
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
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
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
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

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劔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

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漢書

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女衛小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

相聞久之去病爲驃騎大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
太守郊迎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
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爲大人遺體也仲孺叩頭曰老
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爲仲孺大買田宅奴婢
而去戚死

人生有命苟合富貴當貧賤困阨時人不能殺天亦不
能殺也漢竇廣者竇后弟年四五歲爲人所略賣傳十
於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餘人岸
崩盡厭殺卧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之長
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

縣名反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召
問果是封章武侯宋李遵勗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
戚貴少學騎射馳冰雪間馬逸墮崖下衆以爲死遵勗
徐起亡恙也及長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尚萬壽公主兩
人起貧賤緣戚里富貴然瀕危得全殆似不偶金壘子

雲貴人相傳諸葛武侯居隆中時有客至蜀妻黃氏具
麴項之麴具侯恠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所麥運磨
如飛遂拜其妻求傳是術後變其制爲木牛流馬云侯
初平南夷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衆各與一磚曰
若輩久苦行役欲遄返耶枕此而卧詰朝抵家矣從者

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管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卽其後也雲貴土官堂後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稍高其戶者輒禍起蕭牆矣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像取穀逐顆剝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獲居間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又聞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迹可登其匣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

說聽增紀

蕭穎士文章學術俱冠詞林負盛名而湮沈不遇常有新羅使至云東夷士庶願請蕭夫子爲國師事雖不行

其聲名遠播如此

翰林盛事

隆慶六年正月下旬 上有疾且有腕瘡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出視朝旣鳴鍾百官入班新鄭元相高拱暨自閣出北上過 會極門望見 御路中乘輿在焉疑曰 上不御座竟往 文華殿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於是二臣疾趨至乘輿所則 上已下 金臺怒色立欲就 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 上見 臣 至色稍平以 手執 臣 衽甚固有欲告語意 臣 卽奏曰 皇上爲何發怒今將何往 上曰吾不還宮矣 臣 曰 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 皇

上還宮為是 上稍沉思曰你送我臣對曰臣送 皇
 上 上於是釋衣衽而執臣手露腕以瘡示臣曰看吾
 瘡尚未落痂也隨上 金臺立 上憤恨語臣曰我
 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柰
 東宮小裏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臣手臣對曰
 皇上萬壽無疆何為出此言 上曰有人欺負我臣對
 曰是何人無禮 祖宗自有重法 皇上說與臣當依
 法處治 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恐傷 聖懷 上不
 答良久嘆語臣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
 於是執臣手行人 皇極門下 丹墀 上呼茶於是

內侍設椅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臣手不釋如
 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臣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
 角門入至 乾清宮門臣不敢入 上牽臣手曰送我
 既得 旨乃敢入隨至寢殿 上升榻坐猶執臣手蓋
 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相顧眷戀之情藹
 然言之流涕不忍言也時張居正朱希忠皆榻前叩頭
 上猶執臣手臣鞠躬膝側不得下叩頭踟躕不安之甚
 上見如此乃釋手臣始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
 出 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
 入候立寢殿丹墀有 旨上來遂上 殿至榻前 上

已升座二臣跪承 旨 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

自古帝王後事 下此二句聽不真 卿等詳慮而行 臣 等

叩頭出仍在 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內侍傳 旨

着高閣老在宮門外莫去 臣 即語張居正曰我留公出

形跡輕重難為公矣公當同留五為奏之隨語內侍曰

奏知 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 旨閣下着

在乾清宮門外宿 臣 拱即內侍奏上曰 祖宗法度甚

嚴 乾清宮係大內外 臣 不得入晝且不可况夜宿乎

臣 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 端門宿於西關內臣

房有 召即至有傳示即以上對舉足便到非遠也

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關內臣房宿 臣 夜不能寐披

衣坐候掖門開即入候 起居日數次明日亦如之既

傳 聖體稍安 臣 即上札子曰 臣 聞 聖體稍安不勝

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尚 朝宿不散宜降 旨令各回

辦事以安人心而 臣 等仍晝夜在 內不敢去即擬

旨上請 上以為然即時降 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

而 臣 等日間 安如初又四日 上覺益平愈 臣 問

安札子有 御批字心稍安 上遣內侍慰勞命還家

於是乃還 上付托之意乃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

顧命也慟哉至受顧命時已不能言無所告語矣 隆

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大漸未申間有 命召內

閣臣拱暨張居正高儀亟趨入 乾清宮遂入 寢殿

東偏室見 上已昏沉不省 皇后 皇貴妃擁於榻

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以白緋揭

帖授 皇太子稱 遺詔又以白緋揭帖授拱內曰

朕嗣 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

心輔佐遵守 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 社稷萬世

不泯拱讀既慟不能勝即哭奏曰臣受 皇上厚恩誓

以死報 東宮雖幼 祖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

輔佐 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 皇上

無以後事為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 兩宮

亦皆失聲哭於是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嗚呼慟

哉蓋拱見得居正與保內外盤結已固事勢必不可為

故有誓死之奏不復有其身矣至二十六日卯初刻

上崩拱等聞報哭於閣中而居正雖哭乃面有喜色揚

揚得意儀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態耶是誠何心國家

之禍不知所終矣是日巳刻傳 遺旨着馮保掌司禮

監印蓋 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

矣而已時傳 旨是誰為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為之謀

也 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閭巷小民亦皆驚惶奔走不寧而獨居正喜動顏色不能自禁閣中官僚吏卒無不見之至二十七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開 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以爲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 詔 今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爲吾乃受顧命之人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爲而莫敢誰何也然不知二遺詔者皆居正所爲前三月十六日忽報 上疾重閣

下宜赴

宮門候宣

拱

與居正卽趨入至恭默室迤北

有居正心腹吏姚曠手持紅緋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自後飛走而過 拱 問送與何人曠答云與馮公公卽疾馳而入蓋不知其主人瞞我而遂直言之也

拱

卽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遽荅云乃 遺

詔事宜耳

拱

默然以爲我當國凡事當自我同衆而處

獨柰何於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播弄之事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 拱 奉 遺詔又得

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居正蓋爲馮保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

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窺伺 朝廷盜竊國柄故以
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卽傳馮保掌司禮監印大權悉
以歸之而托其爲主於內以蔽 主上威百僚使人莫
敢我何其欺 先皇之旣崩欺 今上之在幼亂 祖
宗二百年之法度爲國家自古以來未有之大事嘻亦
忍心哉亦大膽哉天地鬼神有靈 祖宗 先帝有知
必然鑒察保粗識三二字言不能成文居正凡欲有所
爲必捏 旨寫與保瞞 皇上不知只說是司禮監所
擬當行者乃卽以爲 聖旨而傳行之欲要寵則要寵
欲害人則害人惟其所爲無不立遂者而又佯爲不知

以爲出自 上意我無可奈何也此事以爲常指鹿爲
馬無敢不言馬者朝臣被其威劫不復敢言矣

病榻遺言

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都人奔競觀之卽以相公目之
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
屋窺瞰之隸卒或止之曰吾非望爾君願識司馬公耳
至於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薨京師
之民罷市而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
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
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
者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

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京師民畫其象刻印粥之家至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張湜雲谷雜識謂千古一人而已余謂溫公之後又有一人焉余鄉海忠介是也忠介久居田里歲癸未起南京都察院入京之日黃童白叟填溢街巷以觀公凡鄉民過其第者必求一見踵相接也公每歸私第輒危坐聽事不退居亦不閉門以便鄉民之求見者公問見我何爲欲言事乎鄉民叩首無事止願一見海翁顏貌耳自朝至暮不少休及卒於官人爭畫其像畫士亦多致厚資還櫬之日老幼提携頂鑪香夾道呼海翁號泣如喪考妣傾城皆至舟次罷市數今江南郡邑相傳公已爲神皆尸祝於家每於公歿日相率追薦至有費千金設一醮者此與溫公何異夫溫公在宋嘗爲執政君子謂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故人皆歸之忠介未嘗一日得行其志而人之歸之亦與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者同一悅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第忠介得於人者與溫公同得於天者則不及溫公遠甚溫公有子康官至侍讀忠介則黑衣之綴蔑如天之報施善人又何異耶溫公身後又有不幸者紹聖初章惇蔡卞

請發塚斷棺帝不許乃奪贈謚仆所立碑復貶崖州司
戶叅軍蔡京用事復降正議大夫至列名於奸黨之碑
若忠介則蓋棺之後人無異言令聞不已此又溫公所
不能得於公者也

李氏疑耀

五季之亂費氏與諸葛氏自蜀徙鉛山卽漢大將軍禕
之苗裔也其後西州諸費名位顯融數傳而應麒公生
璠璠生宏次完宏爲鵝湖先生舉成化丁未第一人歷
相武宗世宗謚文憲完生懋文官臨示令懋文生堯年
是爲太僕公按憲章錄曰費宏正德中與李東陽楊廷
和輔政時四方群盜充斥以次削平時宸濠蓄異志以

婁妃故數使人結納公婁妃與公夫人兄弟也公峻拒
之解官歸鄉里肅皇帝卽位首召宏進少保時水旱相
仍宏陳救荒十事上嘉納之又請蠲逋負減太僕寺馬
價十五以輕賞之美給漕卒議安大同叛軍皆宏謀也
丁亥疾去張孚敬歸起宏於家宏至見便殿上親勞之
賜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旨
亡何卒上痛悼輟朝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
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太僕公官順德
更官汀州薦劾交上會新鄭高公新拜冢宰首擢太僕
丞慰諭慤懃晉尚壘卿公蒸蒸色養及臨武公與大夫

人相繼委世沈痛鉅創茹哀骨立公嘗治第邑中制極
弘敞念鵞湖書院鞠爲茂草臨沒遺言讓於襟紳妥四
賢於上集群英於下佐以負郭之田百畝禴祀饗殮共
食其稅馬夫人楊氏有完德太僕內外一切夫人寔左
右之史氏曰胤慧裁機室濃曳浣剽姪非艱夫人則直
內德鍾祇慈徽資管女宗母師千齡堪纂夫令概可見
矣太僕子元祿慈孝特篤居然相種麟駒天下士無不
知元祿者客謂其才藻豔逸文章繁富若挂鏡於胸縣
珠於目豈欺我者哉七世卿族清朝所希不可謂非世
德祚也

劉氏鴻書卷一百一終

第一百二卷

紀麗部五

衡品上

四種

卓然獨見

匹夫登相

非五霸

孔子罪湯

林宗辭疾

四千人誅

李固宋璟

賢愚不係世類

極似風流

吳士第一

無足恃

臣之力

以長續短

善用短

讀書識字

有公論

確論

朱崖店嫗

三拘

泥字韻

非非國語

比赤壁尤奇

鳳鳥去

朱文公顛倒人物

始皇功在萬世

卷一百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乙百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紀麗部 五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衡品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為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
 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
 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
 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
 養氣^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
 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

於德量宋璟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
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蔽於權數德裕溺於愛憎
則所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
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錄話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先生曰伊尹或曰何爲
先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
傳之禹自此以往寂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於人曰予
天民之先覺者也及湯學於伊尹故湯得伊尹之傳曰
文武曰周公曰孔子由此傳之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

敢自任如此

張九成

嘗惟傳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
家世不由勲業不由資序而當世物論遂信之而不疑
何哉嗚呼此不可以常情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君
非高宗臣非傳說則必有私意用人而不合於公議者
矣漢文帝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此豈足信哉
後世用人者當如堯帝試舜斯可矣

群書攷索

齊桓之霸也不以戰勝猶有湯武之遺乎伯至文而衰
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莊之潛志也秦繆公之主盟也焉
得五

弇州劄記

孔子罪湯武之意深矣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
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伊尹相湯者也無一辭及之伯
夷非武王者則屢稱之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仲虺
之誥曰成湯放桀序泰誓曰武王伐殷洪範曰武王勝
商殺紂書法謹嚴含蓄讀者未知其為罪之之辭陸淳
曰太公殷臣紂暴不諫反佐周傾之聖人宗堯舜賢夷
齊不贊伊尹謂此也 吹劍錄

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明去後人至見之曰
此必郭有道作宿處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
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

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

辭以疾

太平御覽

郗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死日為其
作誄者四千餘人 獨異志

李固以忠直名一時而胡粉飾貌宋璟剛直難犯而善
擊羯鼓皆不類其為人然固之傳粉或出梁冀誣謗之
語乃漢魏間人以傅粉為常陳思王何平叔皆為之不
足異也璟之習羯鼓亦以明皇所尚故臣庶從風耳要
皆不足以累二公之賢至於趙清獻宰清城而挈伎以
歸胡銓浮海生還而戀黎情絕與二公為人不類乃知

蘇子卿娶胡婦誠非虛語

文海披沙

唐盧懷慎為伴食中書而其子奕抗賊死節奕子杞奸邪誤國而杞子元輔簡潔貞方為時論歸美謝車騎曰我乃生與與安得不生靈運信乎賢愚不係於世類也

唐書

項王喑啞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眷戀虞姬臨亡不舍蘇子卿吞氈嚙雪視死如歸而不免娶胡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啓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為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既

去乃以詩寄魏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

文海披沙

或謂吳郡陸喜曰薛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三也酌量時宜時獻微益者四也溫恭修慎不為諂諛者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也

涉世雄談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

不過堯而丹朱傲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旦而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理國賢可恃也

獨異志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其臣之力乎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

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

談苑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於心緩佩帶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藝文類聚

李諧字虔和清豐人風流文辯歷中書侍郎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稱其善用三短

人物考

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

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書抄

晉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荅曰君家

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

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

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

世說新語

唐貞觀二年上宴侍臣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

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與諸子孰賢珪對

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

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布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
朝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諫諍爲心恥君不及
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
亦有微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已所能謂
之確論 正史全編

盧多遜南遷朱崖逾嶺憇一山店店嫗舉止和淑頗能
談京華事盧訪之嫗不謂盧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
一子事州縣盧相公違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誣竄南方
到方周歲盡室淪喪獨殘老軀流落居此意有所待盧
相欺上罔下倚勢害物天道昭昭行當南竄未亡間庶

見於此以快宿憾爾因號呼泣下盧不待食促駕而去
大唐新語

皇祐中長沙有三扃開福長老每季一剃頭而致任樊
著作三日一開頂一扃也蘇推官喪父樂飲林察推喪
妻廬墓二扃也時有邊臣爲守非賂不行孔目官陸靜
平生不授賕三扃也

姑蘇之被圍也唐伯剛和人泥字韻云玉樓金屋愁如
海布襪青鞋醉似泥謂當時居權要者不如處閑散之
樂也王元載亦誦一詩云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
錦帆遊人間無此榮華樂無此榮華無此愁此詩意與

前詩亦相類

堯山堂外紀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克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同邪異邪今以子厚之書攷之大率闕庸蔽怪誣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其非滅密也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具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德果何如若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未可盡非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間也自動自休自峙

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鬪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不足畏之所從出也所以來三子之喙與

雙槐歲抄

宋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筭之策忠烈義勇為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為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為猗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代醉編

王安石子雱嘗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

不行安石亦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
行父子間議論如此雱卒安石哭之詩云斯文信有寄
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壓天下
乃以孔子讓其兒可笑也

金壘子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
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
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
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
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
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
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
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
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班此心何
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
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
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
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好懷挾其不
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
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來之書疊疊千餘

言方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絞豈有道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灼艾集

世世在人者如周孔禮樂亡論若大禹河洛而下則秦皇漢武亦不得而終沒之也粵西諸土官日逐干戈糜爛其民無時休息民生居土州縣者曾不及中土一猫犬蠅蟲乃知秦始皇郡縣之功在萬萬世也其所全活

後世人足贖驪山阿房長城五嶺數百萬命長城今雖沒特諱其名爲邊牆今制亦其遺也卽今所用尊君卑臣禮亦不能易漢武以前兩浙八閩二廣咸夷也武帝奮武捷伐用夏變夷於江南亦有萬世功不得槩以征伐貶之其他則如蜀守李冰鑿離堆導汶至今千溪萬瀆蜀之千里沃野賴此也馬伏波征交南立銅柱以誓交廣是處頌而祀之卽足跡未至者亦皆表其遺跡諸葛孔明平南七擒七縱滇人至今如天威在極緬莽萬里猶立其碑藉口稱漢地餘者近或不能易世遠或不能易姓

五岳遊草

劉氏鴻書卷二百二

第一百三卷

紀龐部 六

衡品 一

剛腸冷眼

落驢

白玉樓記

寒食韓翊

住括

龍之一體

馮秀才甚貧

乞立嬰杵廟

秦檜世絕

岳家故宋勅命

劉青田

秉忠廣孝

禁挾私彈劾

孫太白

女子從空墜

伍文定

李于麟

七死不死

沈太史

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彦德也勢在則群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颺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何足怪者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何叔度之冷眼筆談

彭伉湛貴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縣吏妻族為置賀晏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為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時伉方跨長耳縱遊于郊外忽有家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貴登第彭伉落驢今袁州西有落驢橋即其地

傳信錄

唐李賀字長吉常使小奚奴背一古破錦囊隨行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大夫夫人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肝始已耳有人謁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成文三篇元禎以明經中第願與賀交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積慚而退未幾制策登科禮部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排之賀竟不第將歿時畫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上帝新作白玉樓成立召君為記少之賀氣絕有表兄與賀筆視之舊恨賀傲賀忽歿

後給取其藁盡投溷中

山堂肆考

唐侯希逸鎮青淄韓翊爲從事罷府閑居十年李勉鎮夷門復辟之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將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侍郎知制誥翊愕然曰誤矣客曰郎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翊時有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書寒食詩末又批曰與此韓翊此員外詩非耶翊曰是也是不誤矣

南唐書

則天時徐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竟養一人貌類於己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其元以爲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乃削髮爲僧其侶亦削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歲與弟子至南嶽衡山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等今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歿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敬業敗與賓王俱逃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歿者數萬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歿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

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興復唐朝爲名故人多護脫
之本事記

慶曆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以爲曾魯公脊骨如龍
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
見豫章黃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
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爲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歿

庵筆記

馮京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題
小詩於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令丐寬假令
疑胥受賂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某但見其所留詩知

他日必顯出其詩令笑釋之詩云韓信栖遲項羽窮手
提長劍喝秋風吁嗟天下蒼生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堯山
堂外紀

宋神宗朝皇嗣屢闕吳處厚嘗詣閣門上書乞立程嬰
公孫杵白廟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庶幾鬼不爲厲使國
統有繼是時適值鄆王服藥上覽之矍然卽批付中書
授臣將作監丞勅河東路訪尋二人遺跡乃得其家於
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爲成信侯杵白爲忠智侯因命絳
州立廟歲時致祭今所上書畧曰臣嘗讀史記世家考
趙氏廢興之本末惟程嬰公孫杵白二人各盡死不顧

難以保全趙氏孤兒最爲忠義乃知國家傳祚至今皆
二人之力也蓋下官之難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
嬰齊已赤族無噍類惟朔妻有遺腹匿於公宮旣而免
身生男屠岸賈聞知索於宮中甚急於是朔妻置男袴
中祝曰趙宗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乃得脫然則
兒之無聲蓋天有所祚且天方起趙氏生聖人以革五
代之亂拯天下於湯火之中而奄有焉使聖子神孫繼
繼承承而不已則兒又安敢有聲蓋有聲則不免不免
則趙氏無復今日矣然雖天祚亦必賴公孫杵臼謬負
他嬰匿于山中卒與俱歿以絕其後患又必賴程嬰保
持其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續趙祀卽趙文子也於是
趙宗復盛傳十世至武靈王而遂以胡服與秦俱霸其
後爲秦所併則子孫蕩析散居民間今常山真定中山
則古之趙地也故趙氏世爲保州人而僖祖順祖翼祖
宣祖皆生于河朔以至太祖啓運太宗承祧真宗紹休
仁宗守成英宗繼統陛下續業向使趙氏無此二人以
力衛襁褓孑然之孤使得以全則存視無遺育矣又安
能昌熾以至于此故臣深以爲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
之力也二人歿皆以義甚可悼痛雖當時趙武爲服嬰
喪三年爲之祭奠春秋祠之世勿絕然今不知其祠之

所在竊慮其祠或廢而弗舉或舉而弗葺葺而弗封三者皆闕典也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自宋有天下甲子者二十二年於茲矣而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廟食弗顯故仁宋在位歷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儲嗣屢闕雖天命將啓先帝以授陛下然或慮二人精魄久無所歸而亦因是爲厲也何哉蓋二人能保趙孤使趙宗復續其德甚厚則趙宗之續國統之繼皆自二人爲之也况二人者忠誠精剛洞貫天地則其魂常遊於太空而百世不滅臣今欲朝廷指揮下河東北晉趙分域之內訪求二人墓廟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來未立廟貌卽速

令如法崇建著于甲今未爲典祀如此則忠義有勸亦可見聖朝不負于二人者矣

宋史直筆

宋狄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于水濱羅漢溺没保伍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不然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

嘉謀錄

按史書所坑特侯王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盡坑天下儒者爲其所坑又非儒者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美門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

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起臨洮築長城至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避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后不歿之藥殆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千間萬落必自此言發之觀其二事皆盧生等稔其惡又縱吏之特方技之流耳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傳相告引余亦信盧生非吾儒中人况始皇自謂尊賜甚厚豈非如前三者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

孔子之言以進古今相承皆曰坑儒蓋惑於扶蘇諸子皆誦法孔子之諫嗚呼若盧生者何嘗誦法孔子自扶蘇言之誤使儒者蒙不韙之名不然如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冥弋人何慕肯搖唇鼓吻自投於陷穽哉

蕭森希通錄

元星吉河西人任江西行臺御史秦檜裔孫奪民田群訟不決公問秦檜何人寮屬以奸臣對公閱檜傳大署其狀曰檜之誤國千載有餘僂矧茲遺胤敢為民害盡斷其田於民宋史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竭力捍禦城破鉅與誠之各率兵巷戰歿亡

畧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以自焚有老卒見烟焰中着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潭從父皆死此亦奸臣之後迺一門死忠死孝豈復繫其世類乎攷史檜無子立妻兄王喚孽子爲後曰煇其孫曰塤皆王之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或曰檜妻王妬悍檜嘗嬖一妾有娠遂出諸莆林氏及長曰林一飛齊東塾語志之朱子亦謂興化一傳聞云林一飛乃秦作教官時婢所生夫人不容與同官林家人養之秦後欲取歸未遂而

死其黨又欲爲料理其夫人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某地林死有子今無祿乃檜親孫也而史亦載林一飛於檜死爲檜子煇偕其黨經營襲相位甚力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亦謂客曹泳嘗獻計於檜欲一飛還作子則事之始末頗亦著悉秦之子孫實爲莆林氏其易羸者寔皆王氏也檜以奸臣亂人之國已亦自以妬婦殄絕其家天道乎

金豐子

岳震父飛被檜禍變姓名匿大河民間子孫遂家焉至今遺有故宋勅命及武穆征討鳴金一面每值時世方隅有警則此金不敲預鳴岳霆飛第五子知兄霆在黃

梅可依潛奔聚焉檜宿恨猶存惡岳州與飛同姓改爲
純州子孫亦不敢以岳爲氏孝宗登極卹錄與恩者祇
原徙嶺南雷雲支裔而此派不及至追贈忠武鄂王震
霆子孫在梅地者悉宗鄂姓入今析爲十三戶鄂家云

湖廣總志

我明劉伯溫名基處州青田人少穎慧絕倫讀書過目
輒領其要初過都市書肆見天文書一帙假閱之翼日
談誦若流其人大異欲授基基謝却曰已得之矣元末
舉進士第除高安丞尋起江淞儒學副提舉嘗與魯淵
等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耀湖中淵等以爲慶雲欲

賦詩紀之基獨縱飲不顧徐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吳
頭楚尾十年後有王者起及過蘇閭門見張士誠曰貴
不及封侯何能爲也乃夜登虎丘曰天子氣尚在吳楚
間我太祖旣取婺州定括蒼聞基禮幣徵之基與龍泉
張溢麗水葉琛三人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
覽之訪以國事基禍福曉喻盡合機宜上大悅任以心
膂上將討陳友諒於九江以問基基曰今天象金星在
前火星在後此天命也上會師皖城自卯至酉不拔基
請進取江州上悉軍西上友諒率衆走湖廣江州降及
還道經建德會張士誠兵寇其城守將李文忠欲奪擊

之基曰不踰三日賊當自走至期如基言一日基見日
中有黑子言於上曰東南當失一大將已而叅軍胡琛
攻福建敗之歿於陣他日上謂基曰吾夜夢有三人共
弁一血帽何與基曰三人首弁血帽衆字象也是爲得
衆之兆越數日海寧果以城降上每至基所屏去左右
密語移時乃返拜基爲太史令後授爲弘文館學士封
誠意伯賜歸鄉里居一月而卒

說海

文廟起兵靖內難帷幄之功惟姚少師廣孝姑蘇人初
爲僧於北平仰山寺名道衍字斯道歲壬午靖難功成
反初服復姓名曰廣孝是名也蓋因元世祖時有僧曰

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官復其姓名
曰秉忠位至太保卽元史劉秉忠也姚因秉忠故名廣
孝位亦至少師吁一忠一孝皆官公孤逃佛入儒有如
此人之出處豈可決哉

說海

國初制律風憲官挾私彈事罪如誣告人加等反坐洪
武末樂宣德間未有敢挾私彈劾人者正統初頒行憲
綱亦禁挾私言事又禁彈劾大臣生殺予奪出自朝廷
不許再劾是以當時有直言敢諫之臣而無舉親劾仇
之事如解縉之於永樂戈謙之於宣德劉球之於正統
有忠直而無奸私至於聽大臣指使作鷹犬搏擊人如

晚宋之風者蔑聞焉又如朝廷已知臣下奸惡亦必令
言官彈劾而後加罪者尤未聞也始自徐有貞等乘英
宗復辟之初欲害于謙等始假六科十三道都給事王
鎮等之奏以爲獄案後英宗欲罪徐有貞等遂倣前例
亦召言官劾奏而後下之獄此端一開遂不可改而鷹
犬之輩從此出矣自古忠臣當國勳望大著必有一般
奸邪之人在旁忌嫉讐怨乘機報復而爲忠臣者不能
逆料也如武三思之殺張柬之丁謂之竄寇準豈以張
柬之寇準不能明哲保身哉其始惟知正誼謀道不能
逆覩成敗利鈍耳正統己巳之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
稷爲重力排和議身任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摧強虜
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虜酋也先遣使來言欲差大臣
往迎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持一繒以口舌曉諭國
威不屈遂得回鑾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以身佩安急
功在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効忠盡揚眉吐氣於班行
而豈自虞其有殺身亡家之禍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
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幾一變挾之以忌嫉之私而乘
之以衆怒之隙于公於是乎難免矣蓋上皇回鑾景泰
旣不讓位而居於南城又廢皇儲而立己子景泰之所
以得罪於上皇者不小而景泰亦病危儲嗣亦先殞謙

乃見用於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無嗣舊臣失倚以迎駕爲名自可邀功希寵此可乘之隙二也非造讒言中傷謙等則奪門之事爲無名迎駕之舉爲無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怵之以大利害則亨或不從故駕其說於石亨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懼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貞輩內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謙等駢首就戮矣自後而假手私勘殺人媚權無所不至爾

噫嘻

灼艾集

孫太初關中人年十八入終南山繼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石厓上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巨奇石以歌久之東入華南浮湘漢登衡祝融峰返嵩山渡汴謁闕里思孔子遺風依依不忍舍去遂上岱宗日觀峰觀夜半日出滄海中發狂大叫自以爲奇偉復南經吳入越探會稽禹穴訪天臺石橋返渡揚子江訪殷雲霄東海上與登孤山矚海門月餘別去

山人傳

山東新城王氏自嘉靖己未見峯司農起家迄於今子弟相繼登甲榜者十餘人又多躋華顯宦冠裳之盛海

內無兩然睹其始可異焉司農曾祖某避難新城爲傭
工一日大風晦冥有女子從空而墜問之卽某縣初氏
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而五百餘里矣主人
以爲天作之合遂令偕伉儷焉今之濟濟斌斌于仕途
者皆初之自出也其事若甚怪而司農弟立峯民部所
爲大槐記寔載之則非妄矣乃知后稷孕于帝武阿衡
生于空桑鬪子文乳于於菟無非實事天地間亦何所
不有

林居漫稿

伍文定湖廣松滋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推
官已陞成都府同知以事忤劉瑾追逮詔獄爲民瑾誅

補嘉興府同知平桃源賊陞河南府知府調吉安至卽
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又平桶岡賊二千餘
人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同都御史王守仁討之先
提兵攻南昌濠舟師還救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立矢石
中督戰炮火燎其鬚不爲動濠遂就擒陞江西按察使
尋轉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疾致仕起兵部侍郎右
都御史屬雲南有安鳳之亂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提督雲南川廣軍務未入賊平時芒部屢不靖文定欲
乘兵力勦之以伸威百蠻四川按臣戴金力言其非
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督團營因乞休許之卒於家

詔賜祭葬如例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爲第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歿歷朝來不博一謚今始有議補謚者大是清時公道也

世廟識餘錄

明李于鱗先生少以不慧稱同學諸生戲呼爲李攀鬼旣長爲制義皆鈎棘不可句每試輒蹶家貧家無絮衣丐木棉花一器插雙足其中讀書不輟年三十五始學爲詩齊人多以入聲爲平謂之轉韵先生刻意正之間有一二語不覺座上爲衆所姍卽嚼其唇血濺兀席曰所不澡腸刮胃以祛宿習者有如此血故其詩後來音韻諧暢乃爾末年家居悉取冠帶焚之客至敝幘鶉衣

一揖就坐其於交讓寒暄諸禮生平不識也客非同調卽終席不交一談以是人畏惡之先生足跡亦絕不入城每苦吟倦悶卽策一蹇一愛姬騎從之環山行數匝而復以爲常先生歿三年而白雪樓已屬他人無何子駒字千里者歿無子遂絕有妾及婢二人曾事先生者且老矣流落顛沛栖破垣棘戶中饑寒不堪詢先生事猶能垂涕道之也萬曆己亥歷城令陳采爲請所司擇宗子爲先生後給官田以贍二姬始得全活云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太師曰此兒七歿不歿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

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
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
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
多死火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
封王而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猫
過身側爲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
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
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
非神仙何前知如是耶後閔王元美閣臣表云劉公由
天順庚辰進士成化二十三年以少詹學士入閣正德

元年以少師華蓋殿學士致仕卒年九十四考之他書

并劉墓碑與王訖合前所紀恐誤耳

七修類纂

太史沈懋學宣城人故相江陵得之喜以爲異日可憑
而先生嘿嘿其間不可得而親踈居六月相國有父喪
內意欲留之先生奮然貽書勸之奔喪貽書責言路諸
貴人以不能匡正天下又與其友翰林編修吳君檢討
趙君汝師謀各上疏大畧謂 上以仁孝治天下必不
忍奪宰輔情卽不獲已而奪宰輔情必不忍更以是罪
言者冒會不果乃乞骸骨還相國聞大恨曰我何負於
天下而動魚肉我若是於是江南諸大吏則爭以先生

爲餌某中丞者伺先生過亡所得得一不羈客羅致之
欲使自誣共先生爲妖言客至死不能染至壬午先生
病已益劇遂卒先生生平不肯帖括一家言工屬文亦
不純治經誼而傍通諸子史尤精於天文地理黃石陰
符短長姑布方朔之術爲人寬仁喜施意豁如也嘗上
春官不第則走之塞上長揖大將軍與談縱橫畧行游
獵出飛狐穿塞抵花馬池而後歸悉攬形勢要害營壁
堡壘目眺手畫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暇則與六郡良家
子射生取熱血作生洛河倒服匿注捫馬酒使胡姬剪
頭雜歌出塞吹感篋而和之塞外客見者謂是何吳兒
貌而氣凌我出僖父上數倍也以故其賜及第日而賢
豪縉紳甲冑下至劍客酒徒亡不扼擊言國家必有異
禎乃得先生而及其歸亡一鳥散者出則益麇集而至
于死相率悲惋而嘔誅之州里遠近不問識不識咸咨
嗟歎恨其不可作先生郊居稿不名一家而縱橫捍闔
往往出人意表其一代才節丈夫哉

人物考

河書

其

第一百四卷

紀龐部 七

補遺 一

五道

嵩室

宣武狀

流水長

得三士

古大臣

陽春白雪

曲突徙薪

侯景

岑文本

無情帥

四旣

蔡確

七十二世

白驢

白詩

兩及吾門

付三函

張九成

欲易太子

孟母

鳥書

卷一百四目錄

一

楚女

避赤棒

靈光賦

蠶字

婦人不名

輪迴

詩不及楚

廝後將相

大羅天子

書籍枚

興亡有定

忠厚之道

發陵

天命有在

衣食分

秦強隋富

貝二為朋

廣陵勝地

天下河山

玉主行

玉策金策

黃金布地

相門將門

元順

隋亡

詩贊

沙門兵器

劉氏鴻書卷之乙百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紀厖部七

補遺

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皇人之流也二神仙道士
杜冲尹軌之例也三山居道士許由巢父之比也四出
家道士宋倫彭諶之匹也五在家道士黃瓊錢鏗之倫
也三洞道科

竹書紀年曰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蒿室

儒者率以爲誕而桂海虞衡志云容悟道中久無霜雪處年深滋長大蒿可作屋住小蒿亦中肩輿扛具則未始無蒿屋也

天都載

人問顧長康哭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漠風眼如懸河決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杜甫用此云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流水長者自在先王之子也見一池其水枯涸於其池中
中有十千魚遂將二十大象載皮囊盛河水寫置池中
水遂瀰滿又爲施食解說十二因緣并稱說寶勝佛名
後十年魚同日命終生忉利天是諸天子復至本處空

澤池所復兩天華便從此沒還忉利宮

金光明經

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

天下

荀堯問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節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疇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故其在大

譴大罰之域者聞譴罰則白冠鞶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矣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事文類聚

宋玉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愛賦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楚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玉其聞歟始而曰下俚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千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奏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人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

彌寡

襄陽臺夢傳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言其泰盛三上書輒報罷後霍氏誅滅告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曰子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大患主人不應俄其家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而不錄言曲突者或謂主人曰卿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燹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悞而請之宣帝召福為郎

漢史

侯景為南道大行臺位司徒言於神武曰恨不得兵三

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翁以作太平寺主
神武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伏任若已之半體

梁書

太宗將伐遼時岑文本為中書令凡所籌度一以委之
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
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
幽州遇暴疾而終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
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太平

唐忠武節度王沛死宰相裴度韋處厚以高瑀領忠武
節度自大曆後擇帥悉出管軍中尉所輸貨者假貸富

人後得所欲則椎髓斷膏倍以酬恩十償六七及瑀有

命士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

唐書

武后置甌四區東曰延恩有以養人觀農之事及賦頌
求官爵者投之南曰招諫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正諫
者投之西曰伸冤有披陳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有言
玄象非常災變及隱秘者投之以正諫大夫補闕拾遺

一人充使知甌事

唐書

哲宗即位宣仁垂簾蔡確拜左僕射其弟碩賊敗確謫
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十絕句知漢陽軍吳處厚箋注
以聞其畧云五篇涉譏諷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

逐青蠅以譏諳之又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
忙譏新進用事別無訕謗君上睡起莞然成獨笑方今
朝廷清明不知確獨笑何事矯矯名臣郝甌山忠言直
節上元間按郝處俊安陸人封甌山公唐高宗欲遜位
天后處俊上疏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魏文帝著
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諫此事正在上元三年卽上元
間也皇太后垂簾遵用獻章明肅故事確指武后以比
太母又云歎息思公俯碧灣按詩綠衣我思古人實獲
我心者衛莊姜妾上僭而作也確以處俊爲古又歎息
而思之其意可見沉沉滄海會揚塵謂人壽幾何尤非

佳語宣仁盛怒令確分析終不自明時文潞公平章軍
國事范堯天位宰相范公曰來日進呈持正事當如何
潞公曰踰矯范公曰此一條路荆棘久已生合相公不
宜踏開王存正仲爲右丞深贊其說翌日簾前范力爭
不勝再拜請從此辭將下殿復奏曰昨日王存與臣論
同今當俱去存蒼黃不知所爲亦拜明日范公罷相正
仲亦出更無押入之禮持正坐貶新州大臣得罪度鎖
自持正始

事文類聚

後周熊安生學爲儒宗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冢
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安生七十三世舊有碑爲村人

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刺史鄭謹判
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
猶率族人向冢而哭

事文類聚

唐大曆間有僧號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繖山
結茅以居須盥米薪菜之屬卽書寸紙繫錢緡遣驢負
至市區人知爲鄒也取平直掛物於鞍縱驢歸一日驢
犯山下黃氏者蔗苗黃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因蔗糖
爲霜利當十倍吾語汝塞責可乎試之果信自是流傳
其法鄒末年北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
見一文殊石像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者獅子也

王灼譜

昨與美人對樽酒朱顏如花腰似柳今與美人傾一杯
秋風颯颯頭上來年光似水向東去兩鬢不禁白日催
東隣起樓高百尺璇題照日光相射珠翠無非二八人
盤筵何翅三千客隣家儒者方下帷夜論古書朝忍饑
身年三十未入仕仰望東隣安可期一朝逸翮乘風勢
金榜高張登上第春闈未了又登科九萬搏風誰與繼
不逾十稔居台衡門前車馬紛縱橫人人仰望在何處
造化筆頭雲雨生東隣高樓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猶在
金玉車乘一不存朱門更有何人待垣墻反鎖長安春
樓臺漸漸屬西隣松篁薄暮亦棲鳥桃李無情還笑人

憶昔東隣宅初構雲霓彩棟皆非舊璫瑁筵前翡翠樓
芙蓉池上鴛鴦鬪日徃月來凡幾秋一衰一盛何悠悠
但教帝里笙歌在池上年年醉五侯

白居易集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
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
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累於上前說張
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
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
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
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關望公

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

名臣遺事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遂奏轉運乏軍糧太宗
怒召中使付三函令取之翰及某人首丞相呂端不敢
言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
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上旣食久
之使人直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詰之曰朕所以擢任以爾爲賢爾乃不材如是耶
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材使得待罪二府臣
當不避死亡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

據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
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焉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
水議先令責狀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

言行錄

浙東提刑張宗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
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來知之否僉書鎮東通判
廳公事張九成曰九成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皇上
大下卹刑之詔惟恐無辜被係公身爲部使者不能上
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慙九成
投檄而去

中興係年錄

人主宮闈之中少有偏暱臣子不可妄有攀援亦不可
過爲排擊如漢高文時帝欲易太子子房惟安太子則
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袁盎惟止慎夫人不
與后並坐則已耳不能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闈
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
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
齊桓之六嬖四姬古之聖賢皆有深見而少年喜事者
形之章奏刻之書帙至過於輦轂而肆之間此在布衣
交友不能堪而天子能容之乎不曰立黨則曰離間不
曰樹功則曰挾制吾懼國本因之而動搖也

讀書鏡

孟母三遷其母之姓世莫知者母姓仇音掌齊後也晉

有瑯琊掌同前涼掌椽宋有掌禹錫修本草者即同孟
毋仇姓仇掌通用字書反瓜為掌

李氏疑耀

楚野辨女者昭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
路有楚女亦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之車軸大夫怒
將執以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狹路之
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廢於
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怒妾豈不
過貳哉

列子傳

北齊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楊愔同為黃門
郎至愔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愔威儀導引乃於

樹下側避愔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
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

齊書

王延壽字文考父逸欲作魯靈光殿賦命文考往圖其
狀文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
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
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江溺而歿其與宋玉唐勒景差

伯仲者與

事文類聚

魯使宓賤為單父令子賤借善書者二人從旁引其肘
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曰
子賤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命毋徵發單父未幾化盛

行說苑魯君嘗以問孔子對曰不齊君子也其村任霸

王之佐屈節治單父以自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家語

漢宣帝之未立也泰山石自起立蠶食葉成文曰公孫

病已立五字病已乃宣帝之小字也後王莽將窺漢室

欲懼服人心亦竊效之使人以蜜書葉曰王莽作天子

令螳螂食其畫良可笑也埤雅廣要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母之姓為名如春

秋王姬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

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為女人通稱已誤漢

有薄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為妾矣蔡京當國改公主

為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既於姬字不合豈以

帝之女可為人之妾耶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

人駁正者則為京之權所怵也李氏疑耀

王坦之與竺法師相厚約先死者以冥事之有無相報

其後法師先死者十餘年一旦來見坦之告以幽冥之

事皆有惟當修德以臻福地未幾而坦之卒近日輪回

頗有奇驗而又有借尸還魂者怪惟不語可也若以為

無則泥矣朱子未嘗以為無司馬溫公程子則以為無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亦游魂為變也石溪閒筆

○鬼歸慧也屈子云魂魄兮為鬼雄未盡無謂

楚詞屈原諸作有用韻者有一二句卽改韻者有全篇不用韻者當原之時四聲之學尚未出或皆用當時土語自可相叶後人以今所行韻語讀之自不可叶耳但三百篇在原之先而以今韻叶之又無不通楚之士語豈真南蠻馱舌之音耶先儒以孔子采列國之詩爲國風獨不及楚爲疑余意楚在當時亦有詩可采或亦如離騷之用土韻不可施於管絃故孔子不之采耳有謂孔子修春秋以夷狄待楚故不采其詩是亦一說然秦亦猶楚也而秦風十篇尚序於豳風之上豈以平王東遷之時秦仲之孫能以兵送亦能尊王者不如楚之僭

王耶

李氏疑耀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夢至一殿有坐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命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爲襄王府記室旣謁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者詣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王可知矣○宋二帝之北巡也露處野宿嬪御皆班荆於輦下一夕衆寢方熟少帝忽聞兩人相與語其一人問曰南朝天子北遊有因果否一人答曰有卽今大帝舊是大羅天子只因聽天主講經生怠慢心降爲人間天子又毀僧滅佛是以有萬里之行少帝乃玉

堂天子亦因怠心未免酬馬足報後復還故處詰朝視之其地乃廢寺也

埤雅廣要

既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以當策覽之則舒舍之則卷上古書籍皆編竹爲簡以韋貫之用漆作書簡褻浩重不便提挈自有製紙筆及墨者乃易去竹簡誠爲便易然皆寫本亦未有刻板印行也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刊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又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於交遊其人有難色昭裔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鏤之以遺學者後士孟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又以石鏤九經於成都是印行書籍始之者後唐繼之

者孟蜀也葉夢得曰書籍未印行之先人以藏書爲貴書雖不多而藏者精於讐對故徃徃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難故誦讀亦精詳蘇東坡作李公擇山房藏書記亦謂少時嘗見前輩欲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幸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於書既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辭學術當倍蕪昔人而今乃不然者豈非多而難精耶

二公之言誠中時弊

李氏疑耀

國之興亡有定期兵之勝敗有定數其迹雖人其實皆天也書曰俟天休命詩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聖人之

知天而善勝聽天而無我如此王莽以百萬而敗於昆陽符堅以百萬而潰於淝水豈光武東晉之力能至是哉天佑之也又嘗思之田丹以一城之地自守樂毅以十萬師圍之田丹雖忠義以死自誓然誰爲之饋運誰爲之屯田乎蓋必有飛粟飛錢之事出於不測者矣史雖以怪不言而學者當以意自得之也野史謂昆陽被圍時其地夜夜生芋人食其根馬食其苗理或然也

石溪開筆

元世祖雖嘗混一區宇然以夷猾夏蠹我民彝不足以追蹤古之帝王我 聖祖祀之於帝王廟以生於其時

曾爲之民耳此忠厚之道非天下之大義也○元世祖滅宋之國而忌宋之甚筮杭地之興廢又相瀛國之狀貌又命楊連真伽發紹興諸陵竊理宗之首而藏於其庫至我聖祖克元都而後命歸於金陵想當時宋亦有滅元之讖如所謂亡秦必楚者故耳其後順帝入繼人以爲瀛國之子又劉福通之立韓林兒以爲宋徽宗八世孫取汴京而都之號令行於河南江南毛貴取遼東破上都亦可謂壯矣雖我 聖祖之初亦嘗稱其官爵然則滅元者豈可謂之非宋人乎予家舊有酒箱一隻其下朱書漆字云龍鳳八年置架上劉氏曾出其先世

所給榜文示予乃韓宋令縣爲之守護塚墓者其祖曾
 爲韓宋御史故有此榜其文云集慶路奉 皇帝聖旨
 吳國公鈞旨所謂吳國者我○聖祖之始封也其時爲
 淮南行省丞相亦用韓林兒正朔故云然至劉伯溫語
 以天命有在彼不足奉然後自以大義行師而韓林兒
 自卒其衆遂散如隋末林士弘矣 石溪間筆
 黃山谷云男女墮地渠儂自有衣食分劑今之爲男女
 憂衣食者是爲百草憂春雨耳此誠至言即子夏所謂
 富貴在天也但有財力者亦當爲子孫做下不可虛過
 光陰耳然做房產又不如存此心行方便也

強言秦富言隋大言元然是泱泱伯氣耳何敢論王國
 朝周典建官制誥同風謨典軍興間歲捐租與民犁漠
 南見斗邊墻在天山賀蘭外四夷君長入朝至結骨洞
 胸之國橫目倮體之酋無不稱臣奉貢蓋觀王會圖備
 寫要荒種落使者狀貌野怪可駭至千八百國直接二
 代而四之亦盛矣即北狩之變終返翠華再登大寶漢
 唐宋元萬萬不及也 甲秀園集

貝海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廢貝行泉
 獸二爲友貝二爲朋詩曰錫我百朋百云者言錫貝之
 多也又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言

讒人因寺人之近嫌而成其罪猶之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則成是貝錦也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貝背也貝之字從目從八言貝目之所背也先王面朝後市以此古者相背有經其經曰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於河海水產必究仲學仙於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武帝去不知所之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正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日綬消

氣障霞服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縣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鼉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日如珠礫白駁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人病瘧黑鼻無皮是也矚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惠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營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兩則重霽則輕

委貝使人志强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兩
 則輕霽則重然則爾雅大者鮐小者鱖餘賦黃白文餘
 泉白黃文蝸大而險蟻小而橢亦其畧也塩鐵論曰教
 與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埤雅廣
要
 廣陵南部烟花勝地有二十四橋諸故跡湮沒者久之
 隆萬間吳太守秀作梅嶺費巨萬原阜崛起崇岡峻岫
 修竹茂林植梅萬株左右禱樹交陰淡烟輕靄希見曦
 景宮館精舍軒敞諸邑邸第皆在焉詞人騷客艷妓歌
 童羈遊宦旅莫不尋朋契集飛蓋羽觴用相娛樂嘗傳
 教一夕而民作酒舍三百間其風流足比蘇堤殆盛矣

余觀瓊花觀隋苑僅僅得名恐或非故址迷樓已改鑑
 樓樓樸耳所謂勝地不常也此嶺未幾以吳中掇拾故
 中廢近來好事復踵其遺跡而葺治之酈君有言竹柏
 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風之所及遞
 為勝場甲秀園集天下河山之象只兩界北界自三危
 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至朝鮮謂之北紀天所以限戎
 狄南界自岷山播豕負地絡之陽至東甌閩中謂之南
 紀天所以限蠻夷河源曰北河由北紀首達華陰與地
 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涇渭濟洛相表裏江源曰南河自
 南紀首達華陽與地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

表裏觀而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而分野可知矣

甲秀

園集

閩人林某豪俠士惑志於京倡劉氏傾囊金納之資斧頓盡逾時以貧故勸劉且歸劉哭誓死不再嫁林別去商於嶺西劉歿京邸林聞之匍匐歸痛哭刻玉為主題曰劉氏之竟後繫以斷腸曲一首語甚悽楚朝夕置懷袖每以示諸交遊後復挾數十金之嶺西過大江舟師故大盜殺之沉其屍適閩人某為郡司理故習林事一夜夢婦人來訴寃詰且斥群吏索盜獲玉主司理大驚求林歿江中如生遂盡捕群盜百餘家江上以寧此玉

主之所以報林也異哉予友葉進卿傳其事予為歌之

黃離草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衆臣則書於木策木用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繪實書紫龍涎者舜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即與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噐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以為常每日得涎一合繪實者仙草也堯時生於廟堂之前四時有花取其實磨入紫龍涎色正赤可以畫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一寸宮人佩玉畫鸞鳳須得良工一筆有悞終不可改

賈子說林

佛大檀越須達多長者居舍衛國常施孤獨故曰給孤
獨因往王舍城護彌長者家爲男求聘因見其家請佛
說法須達本事外道忽聞佛法生歡喜心接足作禮而
白佛言我舍衛國人多信邪弟子欲營精舍請佛住化
佛默受請卽遣舍利弗指授規則徧處永踏唯有祇陀
太子一園廣八十頃林鬱茂幽靜可居旣得勝地往白
太子太子戲曰滿以金布便當相與須達出金布八十
頃精舍告成凡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請佛安居經符異
田嬰有賤妾子名文乘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
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君用事相齊至今

三年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
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絢梁而
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穀肉而賢不厭糟糠公家之事日
損文切怪之

元順爲吏部尚書時朱暉素事高陽王雍欲以爲廷尉
評頰煩托順順不爲用雍撫几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
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元順何人以身成命順搖白羽
扇徐謂雍曰高祖遷中劔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
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雍曰身爲丞
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厲聲曰殿下必如

是順當依事奏聞

太平御覽

後漢樊英南陽人順帝時備玄纁徵之固辭詔切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強輿入殿猶不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粟雖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箠瓢不厭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乃爲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

引賜几杖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後稱疾篤初英被詔命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此失望論曰樊英揚名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守英名最高而毀最甚李固朱穆以爲處士純盜虛名也

長水日抄

葬藏也體魄入地也孝經卜宅兆家禮避五患非倖卜也隋文帝仁壽二年皇后獨孤氏崩上令儀同三司蕭吉爲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

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後四載太
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之卜年二千
者二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識之事文類聚
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美之○張說德重和
鼎功踰濟川詞林秀逸翰苑光輝○徐堅校文天祿論
經上庠華詞宛麗雄辨抑揚○賀知章禮樂之司文章
之苑學優藝博才思高遠○趙冬曦白簡端嚴青史良
直清詞雅韻博覽強識○康子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秘
四科文學六書仁義○侯行果洪鍾佇叩明鏡不疲蒐
象係象動中威儀○韋述職參山甫業纂玄成六藝述

作四始飛英○敬會真名乃會真迹惟契道樞衣講習
臨筵振藻○趙玄默才比丘明學兼儒墨敘述微婉講
論道德○東方顥地遊天祿門嗣滑稽三冬足用六藝
斯齊○李子釗千水流度指樹貽芳諷諫遺闕啓發篇
章○呂向族茂飛熊才方班馬考理篇籍抑揚風雅○
毋向軒轅之任諫諍之職聞詩聞禮有才有識○謔去
秦才光於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咸廩業
郁郁高文英英博識持我刑憲是稱諒直○余欽文章
兩瞻才術兼美思在窮經專學舊史○孫季良蓬山之
秀芸閣之英雄詞卓傑雅思縱橫○尋勅善寫真人貌

學士等欲畫像書贊於含象豪亭屬車駕果行竟不果
唐事記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崔浩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宜除
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
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
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
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
為窟室以處歸女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
帝從之詔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
者誅太子晃素好佛法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

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典唯塔廟在魏境
者無復子遺 宋紀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為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
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
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
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騃不能記憶也 遂昌雜錄

宋祀南郊蘇軾以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
行禮畢特至青城忽有赭傘犢車并青蓋犢車百餘乘
衝突而來公呼御營巡檢使立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
亂行曰皇后并某國大夫入某大長公主也公即於青

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伏衛

言行錄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辭云惟天惟祖宗既其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勲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鑒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

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疆戰守是謹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之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

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畧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筭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筭報卿後打筭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鶴林玉露

